英国戏剧选

杨宪益 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丛书名：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作者:杨宪益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7-02-002482-3 /I545.32
出版日期：1998年1月
定价：30.00元

目　录

莎士比亚 …… (　)
一报还一报 …… (　)
无事生非 …… (　)
仲夏夜之梦 …… (　)
暴风雨 …… (　)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 (　)
错误的喜剧 …… (　)
爱的徒劳 …… (　)
第十二夜 …… (　)
终成眷属 …… (　)
冬天的故事 …… (　)
皆大欢喜 …… (　)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 (　)
麦克白 …… (　)
雅典的泰门 …… (　)
辛白林 …… (　)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 (　)

萧伯纳 …… (　)
巴巴娜少校 …… (　)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 (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剧中人物

普里阿摩斯　特洛亚国王

赫克托
特洛伊罗斯
帕里斯
得伊福玻斯
赫勒诺斯
} 普里阿摩斯之子

玛伽瑞隆　普里阿摩斯的庶子

埃涅要斯
安忒诺
} 特洛亚将领

卡尔卡斯　特洛亚祭司，投降于希腊

潘达洛斯　克瑞西达的舅父

阿伽门农　希腊主帅

墨涅拉俄斯　阿伽门农之弟

阿喀琉斯
埃阿斯
俄底修斯
涅斯托
狄俄墨得斯
帕特洛克罗斯
} 希腊将领

忒耳西忒斯　丑陋而好谩骂的希腊人

亚历山大　克瑞西达的仆人

特洛伊罗斯的仆人

帕里斯的仆人
狄俄墨得斯的仆人

海伦　墨涅拉俄斯之妻
安德洛玛刻　赫克托之妻
卡珊德拉　普里阿摩斯之女，能预知未来
克瑞西达　卡尔卡斯之女

特洛亚及希腊兵士、侍从等

地　　点

特洛亚；特洛亚郊外的希腊营地

开 场 白

这一场戏的地点是在特洛亚。一群心性高傲的希腊王子，怀着满腔的愤怒，把他们满载着准备一场恶战的武器的船舶会集在雅典港口；六十九个戴着王冠的武士，从雅典海湾浩浩荡荡向弗里吉亚出发；他们立誓荡平特洛亚，因为在特洛亚的坚强的城墙内，墨涅拉俄斯的王妃，失了身的海伦，正在风流的帕里斯怀抱中睡着：这就是引起战衅的原因。他们到了忒涅多斯，从庞大的船舶上搬下了他们的坚甲利兵；这批新上战场未临矢石的希腊人，就在达耳丹平原上扎下他们威武的营寨。普里阿摩斯的城市的六个城门，达耳丹、丁勃里亚、伊里亚斯、契他斯、特洛琴和安替诺力第斯，都用重重的铁锁封闭起来，关住了特洛亚的健儿。一边是特洛亚人，一边是希腊人，两方面各自提心吊胆，不知道谁胜谁败；正像我这念开场白的人，又要担心编剧的一枝笔太笨拙，又要担心演戏的嗓子太坏，不知道这本戏究竟演得像个什么样子。在座的诸位观众，我要声明一句，我们并不从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演起，却是从中途开始的；后来的种种事实，都尽量在这出戏里表演出来。诸位欢喜它也好，不满意也好，都随诸位的高兴；本来胜败兵家常事，万一我们演得不好，也是不足为奇的呀。

第 一 幕

第一场 特洛亚。普里阿摩斯王宫门前

特洛伊罗斯披甲胄上，潘达洛斯随上。

特洛伊罗斯 呼叫我的奴仆来，我要将战甲拿下了。我自身心中正在展开激战，干什么还要去特洛亚的城外去战斗呢？让每一位可以支配自己的心灵的特洛亚人去战斗吧；唉！特洛伊罗斯的心灵已往不旧属于他自己了。

潘达洛斯 您不可以将您的精神振奋起来吗？

特洛伊罗斯 希腊人又强健、又有计谋，又凶狠、又英勇；我却比妇女的眼泪还软弱，比睡眠还温顺，比无知的愚人还痴愚，比夜晚的处女还胆怯，比不懂事的婴儿还呆笨。

潘达洛斯 好，我的话也已往讲完了；我自己真的不愿意再多管什么琐事。一个人要想吃面饼，也得先等待将麦子磨好了面粉。

特洛伊罗斯 我不是早已等待了吗？

潘达洛斯 嗯，您早已等到麦子变成了面粉；但是您一定再等到面粉搁在筛子里筛完。

特洛伊罗斯 但我不是也早已等到了吗？

潘达洛斯 嗯，你是等到面粉扔在筛里筛完；但是您一定再次等它发酵完成。

特洛伊罗斯 可我也早已等到了。

潘达洛斯 嗯，您已经等待它发过酵了；但是以后您还得等待面粉揉成了面团，炉子上烧起了火，将面饼烤熟；就是烤熟以后，您还得等它凉一凉，以免烫伤了您的嘴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特洛伊罗斯　忍耐的女神也没有遭受到像我所遭到的那样多的灾难的摧残。我坐在普里阿摩斯的昂贵的食桌旁，只要一想到美丽的克瑞西达——该死的家伙！“只要一想到”！什么时到她远离过我的头脑呢？

潘达洛斯　嗯，我一直没有看到过她像昨天深夜那般美丽，她比任意哪一个女人都要美丽。

特洛伊罗斯　我将告知你：当我那颗心似乎要让叹息劈为两半的时候，为了害怕让赫克托或者是我的父亲发察，我不得不将这叹息埋藏在笑纹的之后，正好像懒洋洋的太阳勉强从乌云密布的空中探出头来一般；但是强装欢娱的忧虑，是与乐极生悲一样让人难过的。

潘达洛斯　她的头发倘若不是比海伦的头发稍微黑了点儿——嗯，那也不必说了，她们两个人是不能相媲美的；但是拿我自己来说，她将是我的甥女，我自然不好意思如人家所讲的那般过分夸奖她，但是我仍很盼望有人听到她昨夜的谈话，就好像我听到的一般。令姊卡珊德拉的口才虽然很出色，但是——

特洛伊罗斯　啊，潘达洛斯！让我跟你说，潘达洛斯——在我告知你我的希望淹没在什么方向的时候，你不应该回答我它们沉没的深渊将有多么深。我告知你，我全为了爱克瑞西达都将疯狂了；你却答复我她是那般美丽，将她的双眼、她的头发、她的面孔、她的步伐、她的语气，尽量倾注在我心头的创伤上。啊！你口口声声跟我说，所有洁白的东西，与她的玉手一相比，都会变为墨水一般黝黑，记住它们自己的斥责；相比她柔荑的一握来，天鹅的绒毛是坚固的，最敏觉的感觉相比之下，也会迟钝得好似农夫的手掌。在我说我会爱她的时刻，你这样告知我；你的话并没有讲错，但是你不但不帮我在爱情所加于我的伤口上敷抹药膏，却用刀子加重我的一道道创伤。

潘达洛斯　我讲的全是真话。

特洛伊罗斯　你的话并没有说到真实。

潘达洛斯　真的，我今后不管了。让她美也罢，丑也罢，她假如是美的，那便是她自己的幸福；要是她不美丽，也只好让她自己去想法补救。

特洛伊罗斯　好个潘达洛斯，怎么啦，潘达洛斯！

潘达洛斯　我替你们费了这么多的气力，她也责怪我，您也责怪我；在你们两人之中奔来奔去，今天一次，明天一次，也不曾听到一句感激的话。

特洛伊罗斯　怎么！你气愤了吗，潘达洛斯？难道！生我的气吗？

潘达洛斯　因为她是我的亲属，所以她就不如海伦美丽；倘若她不是我的亲属，可是她身着平日的衣服也似海伦穿着节日的衣服一般美丽。但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即便她是个既黑又丑的人，也和我无关。

特洛伊罗斯　我说她不美丽吗？

潘达洛斯　您说她美也罢，说她不美也罢，我都不想管。她是个蠢人，不和她父亲去，却要留在这里；让她到希腊人那边去吧，下次我看到她的时候，必定这般对她讲。拿我自身来说，那么我今后可再也不管理人家的琐事了。

特洛伊罗斯　潘达洛斯——

潘达洛斯　我什么都不想管。

特洛伊罗斯　好潘达洛斯——

潘达洛斯　请您别同跟我废谈了！言尽于此，我还是让所有依旧的好。(潘达洛斯下。号角声。)

特洛伊罗斯　别吵闹，你们这些烦人的喧哗！别再吵，粗野的声响！双方面全是些傻瓜！难怪海伦是美丽的，因为你们每日用热血涂拌着她的红颜。我不可以为了这一个理由去跟人家争斗；它对于我的剑是一个太无知的题目。但是潘达洛斯——老天爷！您为什么这样捉弄我！我要和

克瑞西达传递我的情感，只有依靠着潘达洛斯的能力；但是求他去说情，他自己就是这么难于说话，克瑞西达又是那么冷若冰霜，将所有哀求置之不理。阿波罗，为了你对达芙妮的爱，告知我，克瑞西达是什么，潘达洛斯是什么，我们全是些什么；她的眠床便是印度；她安睡在上面，是一颗无价的珍珠；一道汹涌的波浪分隔在我们的之中；我是位采定的客商，这个潘达洛斯就是我的不牢靠的希望，我的登上对岸的渡航。

号角声。埃涅阿斯上。

埃涅阿斯　啊，特洛伊罗斯殿下！您为什么不到战场去？

特洛伊罗斯　我不上战场便是因为我不上战场：这是一个娘儿们的答复，因为不上战场便不是男人的行动。埃涅阿斯，战场上今日有何信息？

埃涅阿斯　帕里斯负了伤逃回来了。

特洛伊罗斯　谁击伤了他，埃涅阿斯？

埃涅阿斯　墨涅拉俄斯。

特洛伊罗斯　就让帕里斯淌血吧；他抢了别人的妻子来，算人家的犄角击伤了，也只能算礼尚往来。(号角声。)

埃涅阿斯　听！今日城外面拼杀得多么激烈！

特洛伊罗斯　我倒情愿在家中轻静点儿。但是我们也得凑凑热闹吧；你是不是要往那边去？

埃涅阿斯　我马上要去。

特洛伊罗斯　好，那么我们一道儿前去吧。(同下。)

第二场　同前。街道

克瑞西达及亚历山大上。

克瑞西达　走过去的那群人是什么人？

亚历山大　赫卡柏王后与海伦。

克瑞西达　她们往哪里去？

亚历山大　她们是往东塔去的，在塔上能够俯看山谷，看见战斗的进行。赫克托一向是个十分有涵养的人，今天倒发了火；他咒骂他的妻子安德洛玛刻，鞭打给他造盔甲的人；看来战斗吃紧，在太阳升上之前他就披着战甲，上战场去了；那战场上的每一支花，都似一个先知似的，在赫克托的狂怒中看到了将会发生的一场激战而凄然泪下。

克瑞西达　他为何发怒？

亚历山大　听说是这样的：在希腊军团中有一个特洛亚血统的将领，跟赫克托是表兄弟；他们称他做埃阿斯。

克瑞西达　好，他怎么了？

亚历山大　他们传说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并且独立站得稳脚的男人。

克瑞西达　个个男人全是如此的呀，除了他们喝醉了，病了，或者失去了腿。

亚历山大　这个人，姑娘，从很多猛兽身上偷取了它们的特征：他似狮子一般勇敢，熊一般粗蠢，大象一样迟钝。造物在他身体放上了许多的怪脾气，以致于将他的勇气揉成了愚笨，在他的愚笨之中，却还有几分机智。每一个人的优点，他便有一点；每一个人的缺点，他也全有一点。他会无缘无故地低头丧气，也会莫名其妙地兴奋异常。什么事情他都了解几分，但是什么都是鸡毛蒜皮的，就似一个有着痛风的布里阿洛斯，生长很多的手，一点用途都没有；又似一个昏晕的阿耳戈斯，生长了很多的眼睛，看不到什么东西。

克瑞西达　但是这个人我听到感觉好笑，怎么会将赫克托激怒了呢？

亚历山大　他们说他昨日与赫克托激战，将赫克托打落马下；赫克托遭到这般耻辱，气得饭也吃不了，觉也睡不香。

克瑞西达　是谁到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潘达洛斯上。

亚历山大　姑娘，是您的舅舅潘达洛斯。

克瑞西达　赫克托是一个男子汉。

亚历山大　他在这世间可算是一个男子汉，姑娘。

潘达洛斯　你们谈些什么？你们谈些什么？

克瑞西达　早上好，潘达洛斯舅舅。

潘达洛斯　早上好，克瑞西达甥女。你们在那里聊些什么？早安，亚历山大。你好吗，甥女？你什么时刻到王宫中去的？

克瑞西达　今天早晨，舅舅。

潘达洛斯　我来的时刻你们在谈些什么？赫克托在你入宫去的时候早已身穿战甲出去了吗？海伦还没有起床吗？

克瑞西达　赫克托已经出去了，海伦并没有起床。

潘达洛斯　是这般吗？赫克托起来得倒是很早。

克瑞西达　我们刚刚就在谈论这件事，也讲起了他发火的事情。

潘达洛斯　他在发火吗？

克瑞西达　这个人说他在发火。

潘达洛斯　不错，他是在发火；我也清楚他为什么发火。大伙看着吧，他今天必定要显示他的全身本领；还有特洛伊罗斯，他的武艺也不比他差多少哩；大家留心特洛伊罗斯吧，瞧我的话有没有说错。

克瑞西达　怎么！他也发火了吗？

潘达洛斯　谁，特洛伊罗斯吗？这两个人相比起来，还是特洛伊罗斯强大。

克瑞西达　天哪！这两个人怎么可以媲美？

潘达洛斯　怎么！特洛伊罗斯不能与赫克托相媲美吗？你怎么有眼不识英雄吗？

克瑞西达　嗯，要是我见到他，我会认出他的。

潘达洛斯　好，我讲特洛伊罗斯是特洛伊罗斯。

克瑞西达　那样您的意思与我一样，因为我深信他必定不是赫克

托。

潘达洛斯　赫克托还有比不上特洛伊罗斯的地方。

克瑞西达　很对，他们各人有各人的本领；每人全是他自己。

潘达洛斯　他自身！唉，可悲的特洛伊罗斯！我盼望他是他自身。

克瑞西达　他正是他自身呀。

潘达洛斯　除非我赤裸了脚到印度朝拜了回来。

克瑞西达　他应该不是赫克托哪。

潘达洛斯　他自己！不，他不是他自身。希望他是他自己！好，天神在上，时间倘若不照顾人，就将毁灭人的。好，特洛伊罗斯，好！我恨不得我的心灵在她的胸膛中。不，赫克托并不比特洛伊罗斯强大。

克瑞西达　对不起。

潘达洛斯　他年龄稍大了些。

克瑞西达　对不起，对不起。

潘达洛斯　那一个还不曾到他这般的年龄；等到那一个也上了这般的年纪，你就将对他另眼相看了。赫克托今年已经老得有点糊里糊涂了，他并没特洛伊罗斯的机智。

克瑞西达　他有他自己的机智，用不着他人的智慧。

潘达洛斯　也并没特洛伊罗斯的才干。

克瑞西达　那也用不到。

潘达洛斯　也并没特洛伊罗斯的英俊。

克瑞西达　那是与他的威严不相符的；还是他自己的相貌较好。

潘达洛斯　甥女，你真是不长眼睛。海伦前天也说到，特洛伊罗斯即便皮肤黑了点儿——我必须承认他的皮肤是黑了点儿，但是也不算怎样黑——

克瑞西达　不，就是有一点黑。

潘达洛斯　老实说，黑是黑的，但是也算不上黑。

克瑞西达　说真心话，真是真的，但是有一点假。

潘达洛斯　她说他的皮肤的肤色胜过帕里斯。

克瑞西达　啊，帕里斯的皮肤也许血色不足吗？

潘达洛斯　不，他的血色充足。

克瑞西达　那么特洛伊罗斯的血色就太多了：要是她讲他的皮肤的肤色胜过帕里斯，那么他的血色必定将比帕里斯更旺盛；一个的血色已经充足，一个却比他更加充足，那一定红得像火烧一般，还有哪里好看。我倒还是盼望海伦的金口恭维特洛伊罗斯生着一个紫铜色的鼻子。

潘达洛斯　我对你发誓，我认为海伦爱他超过帕里斯哩。

克瑞西达　那样她真是一个下流的希腊女人了。

潘达洛斯　是的，我的的确确清楚她爱上他。有一次她跑进他的房间中去——你清楚他的下巴上一共不过生长着三四根胡子——

克瑞西达　不错，一个酒保都能够很快地将他的胡须计算出一个总数来。

潘达洛斯　他年纪轻轻，但是他的哥哥赫克托能够扛起的重量，他也扛得起来。

克瑞西达　他这样一个青年人，竟然就早已是举重高手了吗？

潘达洛斯　但是我要向你证明海伦确实爱他：她跑过去用她洁白的手抚摸他那分岔的下巴——

克瑞西达　我的天哪！为什么会有分岔的下巴呢？

潘达洛斯　你清楚他的脸上有酒涡，他笑起来会比弗里吉亚的所有人都好看。

克瑞西达　啊，他微笑得十分好看。

潘达洛斯　不是吗？

克瑞西达　是，是，就好像秋季起了乌云一样。

潘达洛斯　那才奇怪呢。但是我要对你证实海伦爱上特洛伊罗斯——

克瑞西达　但是您证实有这样一回事，特洛伊罗斯必定不会否定。

潘达洛斯　特洛伊罗斯！嘿，他才不将她放在心中，就好像我瞧

不上一个坏蛋一般呢。

克瑞西达　可是您喜欢吃坏蛋，就好像您喜欢乱说一通一样，那您一定会在蛋壳中找小鸡吃。

潘达洛斯　我一想到她怎样抚摸他的下巴，就忍耐不住想笑；她的手真是洁白得出奇，我必定承认——

克瑞西达　这一点是不用上处罚您也将承认的。

潘达洛斯　她在他的下巴中发觉了一根白须。

克瑞西达　唉！可悲的下巴！许多人的肉瘤上全生长着比它更多的毛发呢。

潘达洛斯　于是大家都乐得不亦乐乎；赫卡柏王后大笑得眼珠都翻起滚来。

克瑞西达　就好像两块磨石般的。

潘达洛斯　卡珊德拉也大笑。

克瑞西达　但是她的眼睛底下燃烧得不是很猛；她的眼珠也打滚吗？

潘达洛斯　赫克托也大笑。

克瑞西达　他们到底全在笑些什么？

潘达洛斯　哈哈，他们就是嘲笑海伦在特洛伊罗斯下巴中找到的那根白须。

克瑞西达　假如那是一根绿须，那么我也将大笑起来了。

潘达洛斯　这根胡须还不算是好笑，他那俏皮的答复才让他们狂笑得喘不上气来呢。

克瑞西达　他怎样说？

潘达洛斯　她讲，“你的下巴上加起来便有五十一根胡须，之中倒有一根是白色的。”

克瑞西达　这是她提到的问题。

潘达洛斯　不错，那你可以不用提问。他讲，“五十根胡须，一根是白色的；这根白胡须是我的父亲，剩下便是他的儿子。”“天哪！”她说，“哪一根胡须是我的丈夫帕里斯呢？”“出角的那一根，”他说；“拔去，替他拿走吧。”

大家听后都哄堂大笑起来，害得海伦怪不好意思的，帕里斯气愤得满脸通红，其他的人一个个放声大笑，真可谓笑得合不拢嘴来。

克瑞西达　说了这许多功夫的话，如今您也能够合拢一下嘴了。

潘达洛斯　好，外甥女，昨夜我同你讲起的事情，请你仔细考虑一下。

克瑞西达　我正在考虑着呢。

潘达洛斯　我能够起誓说那是真的；他哭起来便似个四月里诞生的泪人儿一样。

克瑞西达　那样我便像一棵期盼五月到来的荨麻一般，在他的泪声之中成长起来。(丑营号声。)

潘达洛斯　听！他们从战场中返回了。我们站在这里高一点的地点，望他们回宫去好不好？好甥女，望一望吧，可爱的克瑞西达。

克瑞西达　悉听尊便。

潘达洛斯　这里，这里，这里有一处很好的地方，我们能够看得一清二楚。他们走来的时候，我可以一个个将他们的名称告诉你，但是你尤其要关注特洛伊罗斯。

克瑞西达　讲话轻声一点。

埃涅阿斯自台前走过。

潘达洛斯　那便是埃涅阿斯；他不会是一个好汉吗？我告知你，他是特洛亚的一朵花。但是留意看特洛伊罗斯；他就将来了。

安忒诺自台前走过。

克瑞西达　那个人是什么人？

潘达洛斯　那是安忒诺；我告知你，他是一个很有智谋的人，也是一个很出色的男人；他在特洛亚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他的外表也很不错。特洛伊罗斯什么时候到来呢？特洛伊罗斯来的时候，我必定指出你看；他要是看到我，一定会朝我点头招呼的。

克瑞西达　他会对你点头么？

潘达洛斯　你看着吧。

克瑞西达　那般的话，你就变成了个颠三倒四的疯子了。

赫克托自台前走过。

潘达洛斯　那就是赫克托，你看，你看，这才是个好汉！祝你胜利，赫克托！外甥女，这便是个好汉。啊，英勇的赫克托！看他的神气多么威严！他不是个英雄吗？

克瑞西达　啊！真是个英雄。

潘达洛斯　不是吗？看到了这样的人，真让人心里欢乐。你看他盔上有多少刀剑的踪迹！看那里，你看到吗？看，看，这不是讲笑话；那一道一道的，似乎在讲，有本事的，将我挑下来吧！

克瑞西达　这些全是刀剑划破的吗？

潘达洛斯　刀剑？他什么都不惧怕；即便魔鬼来寻找他，他也不放在心上。看到了这样的人，真让人心中高兴。你看，那不是帕里斯来到吗？那不是帕里斯过来吗？

帕里斯自台前走过。

潘达洛斯　甥女，你看；他不也是个英武的男人吗？嗳哟，看他多神气！谁说他今天负了伤回来？他没有负伤；海伦看到了一定很高兴，哈哈！我盼望现在就看到特洛伊罗斯！那么你也就能够看到特洛伊罗斯了。

克瑞西达　那是谁？

赫勒诺斯自台前走过。

潘达洛斯　那便是赫勒诺斯。我不清楚特洛伊罗斯到什么地点去了。那便是赫勒诺斯。我猜他今天也许没有回来。那是赫勒诺斯。

克瑞西达　赫勒诺斯懂不懂打仗，舅舅？

潘达洛斯　赫勒诺斯？不，是，他还可以对付两下。我不清楚特洛伊罗斯到什么地方去了。听！你没听到人们在呼喊“特洛伊罗斯”吗？赫勒诺斯是个祭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